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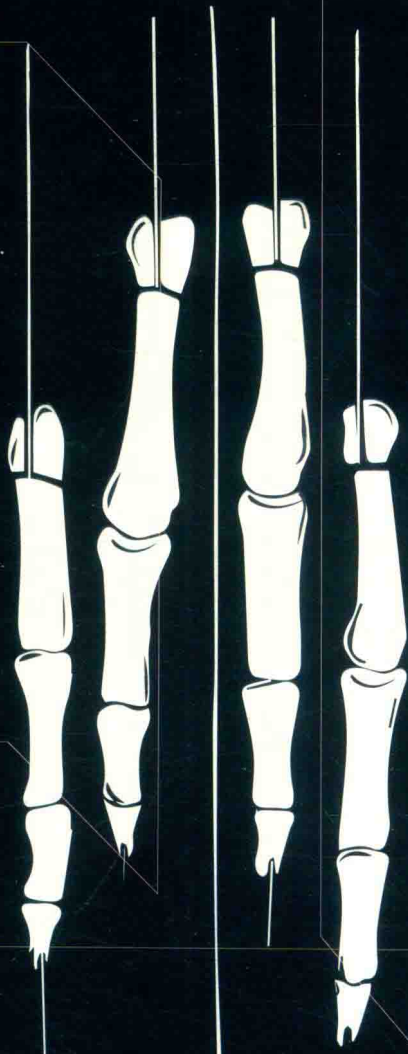
Donald
Ray
Pollock



神弃之地

The Devil All the Time

「美」唐纳德·雷·波洛克——著 孙灿——译



神弃之地

〔美〕唐纳德·雷·波洛克——著
孙灿——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弃之地/(美)唐纳德·雷·波洛克(Donald Ray Pollock)著;孙灿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The Devil All the Time

ISBN 978-7-5327-7925-3

I. ①神… II. ①唐…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0723号

Donald Ray Pollock

The Devil All the Time

Donald Ray Pollock © 2011 of original US public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C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8-073 号

神弃之地

[美]唐纳德·雷·波洛克 著 孙 灿 译

责任编辑/宋 金 装帧设计/胡 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yiwen.com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1,000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978-7-5327-7925-3/I · 4883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3-83349365

序 言

多雨的10月将尽了。一个阴郁的早晨，阿尔文·尤金·拉塞尔跟在父亲威拉德身后，匆匆走在牧场边上。牧场俯瞰着俄亥俄州南部一处狭长的山间小镇，镇子名叫诺肯斯蒂弗。威拉德又高又瘦，阿尔文紧赶慢赶才跟得上他。田地里杂草蔓生，长着一片片石楠和一丛丛枯萎凋零的繁缕与蓟草。地面的雾气和头顶上的乌云一样浓重，爬上了9岁男孩的膝盖。几分钟后，他们一转方向钻进了林子，沿着一条狭窄的鹿径往山下走去，来到一片小小的林间空地。空地上有截木头，是多年前倒下的大红橡木残骸。再往下几码的松软土地上插着一个风蚀雨打的十字架，微微向东倾斜，是用他们农舍后面破谷仓上撬下来的几块背板搭的。

威拉德在木头高起来的一端慢慢跪下，示意儿子也在他身边潮湿的落叶上跪下来。只要没沾威士忌，威拉德每天早晚都来这片空地和上帝对话。阿尔文不知酗酒和祈祷哪个更糟。从他记事起，父亲似乎就一直在和魔鬼斗争。潮气冷得阿尔文打了个寒噤，裹紧了外套。他多希望自己还在床上。就连让人痛苦的学校也比这儿强。但今天是周六，上不了学。

透过十字架后面大多光秃秃的树木，阿尔文可以看见半英里外处处烟卤升起的缕缕烟雾。1957年的诺肯斯蒂弗镇上住了四百来号人，几乎全都沾亲带故，而他们血缘的纽带就是一场接一场可悲的不幸，不管那是淫欲、生活所迫还是纯粹的无知。镇上除了焦油纸糊的窝棚和煤渣

砖房之外，还有两处杂货店、一座基督教联盟教堂和一个娱乐场所，镇上人叫它“牛栏”。虽然拉塞尔一家租下米歇尔山顶上的房子已经5年了，可多数山下的邻居还是把他们当外人。校车上只有阿尔文一个孩子不是别人的亲戚。3天前，他又青着眼圈从学校回来了。“打架生事我是饶不了你，但你有时候也太好欺负了，”那天晚上威拉德对他说，“那些男孩也许比你块头大，但下次要是有谁再招惹你，我要你自己做个了断。”说这话的时候，威拉德正站在门廊上换下他的工作服。他把棕色的裤子递给阿尔文，整条裤子都被干掉的血迹和油渍浆硬了。他在格林菲尔德的一处屠宰场工作，那天他们宰了1600头猪，创下了R. J. 卡罗肉联厂的新纪录。虽然阿尔文还不知道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但他很清楚，自己绝对不想以杀猪为生。

他们刚开始祈祷，身后就传来了一声树枝断裂的脆响。阿尔文刚一转身，威拉德就伸手拦住了他，但男孩已经瞥见了微光里的两个猎人，身上脏兮兮的，穿着破衣烂衫。之前他在莫德·斯皮克曼商店的停车场也见过他们几回，俩人总是无精打采地瘫坐在一辆旧轿车的前座上，车身锈迹斑斑。其中一人带着个棕色粗麻袋，底部沾染着鲜艳的红色。“别管他们，”威拉德轻声说，“现在是上帝的时间，不是别人的。”

知道身边有人，阿尔文觉得有些紧张，但他还是缩回身子，闭上了双眼。威拉德觉得这根本头和其他任何人造的教堂一样神圣，而且男孩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冒犯的就是自己的父亲，虽然他总是失败。除了树叶上滴下的水珠和附近树上穿梭的一只松鼠之外，这片林子又恢复了平静。就在阿尔文觉得两个人已经走开了的时候，响起了其中一人沙哑的嗓音：“见鬼，他俩在开奋兴会^①呢。”

① 奋兴会 (revival meeting)：基督教系列礼拜活动，旨在鼓舞教堂活跃教众获得新的灵命。

“小点儿声。”阿尔文听见另外一个人说道。

“妈的。我觉得现在去会会他老婆应该不错。说不定她正躺在床上给我暖着被窝呢。”

“闭嘴，卢卡斯。”另一个人说。

“什么？别告诉我你不惦记。她可是个美人儿，不会会太可惜了。”

阿尔文不安地瞟了父亲一眼。威拉德依旧双眼紧闭，两只大手十指交叉，放在木头上。他的嘴唇动得很快，但是语音太轻，除了天父，谁都听不见。男孩想到威拉德那天跟他说的话，关于别人惹你的时候你要为自己挺身而出。很显然，他也只是说说而已。他心一沉，觉得难熬的校车之旅是不会有什麼起色了。

“快点，你个白痴杂种，”另外一人说，“这东西越来越沉了。”阿尔文听见他们转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山那边走去了。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很久之后，他还能听见嘴贱的那个在笑。

几分钟后，威拉德站起身来，等着儿子说完“阿门”。然后他们沉默地走回了家，在门廊台阶上刮掉鞋上的泥土，走进暖和的厨房。阿尔文的母亲夏洛特正在铁锅里煎着培根片，用叉子在一个蓝色的碗里打着鸡蛋。她给威拉德倒了杯咖啡，又把一杯牛奶摆在阿尔文面前。她乌黑亮丽的长发在脑后束成马尾，用橡皮筋扎牢。她穿着褪了色的粉红睡袍，脚上是一双松口袜，其中一只的脚后跟破了个洞。阿尔文看着她在屋里走来走去，不禁想象要是那两个猎人没有转身离开，而是来了这儿，会发生什么。他的母亲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女人。他在想她会不会请他们进来。

威拉德刚吃完，就把椅子往后一推，阴沉着脸走到了屋外。祈祷结束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过。夏洛特从桌边站起来，端着咖啡走到窗口。她看着他步伐沉重地穿过院子，走进谷仓，不禁猜想那里是不是还藏着一瓶酒。他藏在水槽下面的那瓶已经好几周没动过了。她转身看着

阿尔文：“你爸又冲你发火了？”

阿尔文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干。”

“我不是问你这个，”夏洛特靠着橱柜说，“我们都知道他啥德行。”

有一瞬间，阿尔文想告诉母亲祈祷木那里发生的事情，但实在羞于开口。只要一想到父亲听见别的男人这么说她还能置若罔闻，他就觉得难受。“我俩就开了个奋兴会，其他没什么。”他说。

“奋兴会？”夏洛特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的？”

“我也不知道，从别处听来的。”随后他起身沿着过道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他关上门，往床上一躺，拉过毯子盖在身上。他翻身侧躺着，盯着画框里的耶稣受难图，威拉德把它挂在破烂不堪的抽屉柜上方。房子每间屋里都有类似这样的救世主受难图，除了厨房——那是夏洛特立的规矩。他带阿尔文去林子里祷告的时候，她也立下了规矩。“仅限周末，威拉德，别的时候不行。”她说。在她看来，信教太多和信教太少一样糟，也许更糟，但她丈夫生来就不知道适可而止。

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父亲的声音在厨房里响起，阿尔文醒了过来。他跳下床，捋平羊毛毯上的褶皱，接着走到门边，把耳朵贴了上去。他听见威拉德问夏洛特需不需要从商店带东西。“我要给卡车加油，上班用。”他这么跟她说。一听见过道里响起父亲脚步声，阿尔文赶紧离开门边，走到了房间另一头。他在窗边站着，从放在窗台上的一小堆宝贝里挑了个箭头，装模作样地把玩着。门开了。“我们开车出去转转，”威拉德说，“省得你跟只偎灶猫似的整天坐在屋里。”

他们走出前门的时候，夏洛特从厨房里喊道：“别忘了买糖。”他们上了皮卡车，开到车道尽头，转上了鲍姆山路。威拉德在停车标志处左转，开上了穿过诺肯斯蒂弗镇中心的道路延伸段。开车去莫德的商店不过5分钟，但阿尔文总觉得他们一下山，就像到了另一个国家。

帕特森楼前有几个男孩子，有些比他还小，站在破破烂烂的车库门前一人一口抽着烟，轮番对着一头挂在托梁上的开膛死鹿拳打脚踢。他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大喝一声，对着阴冷的空气猛挥了几拳，阿尔文在座位上飞快地轻闪了一下。珍妮·瓦格纳家的前院里，一个粉嘟嘟的婴儿正在枫树下爬来爬去。珍妮站在塌陷的门廊上，手指着婴儿，冲着打硬纸板补丁的破窗子里的什么人大喊大叫。她还穿着每天上学的那套衣服——红色的格子短裙和磨毛了的白色衬衣。虽然珍妮只比阿尔文长一个年级，但她在回家的巴士上却总和后排的大男孩坐在一起。他听别的姑娘说，他们允许她坐在后面，是因为她分开两腿让他们玩她的“小妹妹”。他希望有一天，也许等他长大一点，能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威拉德路过商店却没停，往右一个急转，开上了叫做“背阴谷”的砂石路。他一脚油门，卡车一个甩尾，开进了“牛栏”周围光秃秃的泥巴院子里。院子里丢满了瓶盖、烟蒂、啤酒箱子之类的垃圾。斯努科斯·斯奈德和他的姐姐阿格莎住在这里。斯努科斯以前当过铁路工人，生了皮肤癌，满身瘡子。阿格莎是个老处女，整天坐在楼上的窗边，穿得全身漆黑，装成伤心的寡妇。斯努科斯在家门口卖啤酒和葡萄酒，而且只要你看起来似曾相识，屋后还有更劲爆的玩意儿。为了方便他的客人，房子侧面几棵高大的美国梧桐树下摆了几张野餐桌，旁边还有个玩马蹄铁套圈的坑和一间总显得要塌了的茅房。坐在其中一张野餐桌上喝啤酒的正是阿尔文今早在林子里看见的那两个人，他们的霰弹枪靠在身后的一棵树旁。

没等卡车停稳，威拉德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一个猎人起身扔了个啤酒瓶过来，擦过卡车的挡风玻璃，哐啷一声砸在地上。接着那人转身便跑，脏兮兮的外套在身后拍打，充血的双眼发狂地张望着，看大个子追上来没有。威拉德赶了上去，一把将他推倒在茅房门前油腻的污水坑

里。他把那人翻过来，用膝盖压住他骨瘦如柴的肩膀，对着他的毛胡脸挥起了拳头。另一个猎人抓起一把枪，往一辆绿色的普利茅斯汽车冲去，腋下夹着一个棕色的纸袋。他飞快地开着车跑了，磨秃了的轮胎打着石子开过了教堂。

几分钟后，威拉德住了手。他甩甩刺痛的双手，做了个深呼吸，往那两人刚才坐着的那张桌子走去。他拿起靠在树上的霰弹枪，卸下两发红色的子弹，像挥舞球棒一样举起枪来，在梧桐树上砸了个粉碎。就在他转身往卡车走去的时候，他瞥见斯努科斯·斯奈德站在门口，冲他举着一把粗短的手枪。他朝门廊走了几步。“老东西，你要是想跟他下场一样，”威拉德大声说，“就过来试试。我会把枪捅到你屁眼里去。”他站在原地等着，直到斯努科斯关上了门。

威拉德回到皮卡车上，从座位下面摸出一块抹布，擦掉了手上的血迹。“你还记得我那天跟你说的话吗？”他问阿尔文。

“关于怎么对付校车上的那些男生？”

“嗯，就这么对付。”威拉德朝猎人一歪脑袋。他把抹布扔出窗外：“只要你选对时机。”

“遵命，先生。”阿尔文说。

“外面的混蛋狗杂种可多了。”

“比 100 个还多吗？”

威拉德笑了一声，发动了卡车。“嗯，起码有那么多，”他松开离合，“我觉得就把今天这事儿当成咱们之间的小秘密吧，怎么样？让你妈妈生气可不太好。”

“嗯，没必要让妈妈生气。”

“好，”威拉德说，“我给你买根糖棒吧？”

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尔文都觉得那是他和父亲度过的最棒的一天。那天晚饭后，他又跟着威拉德回到了祈祷木旁。他们到的时候，月亮

刚刚升起，就像一弯古老而又坑洼的骸骨，伴着一颗闪着微光的孤星。两人跪了下来，阿尔文瞟了一眼父亲掉皮的指关节。夏洛特问起来的时候，威拉德跟她说是换轮胎弄伤了手。阿尔文以前从来没听父亲说过谎，但他觉得上帝一定会原谅他的。在静谧、漆黑的树林里，镇上传上山来的声音在那夜显得尤为清晰。山下的“牛栏”里，马蹄铁敲在铁楔子上叮当作响，听起来就像教堂的钟声。醉鬼们又叫又笑，让男孩想起浑身是血躺在泥里的猎人。他父亲给那人上了永生难忘的一课。下次要是有人再敢惹阿尔文，他也会给他上这么一课。他合上双眼，开始祈祷。

第一部

祭 品

那是 1945 年秋天的一个周三下午，二战刚结束不久。灰狗巴士照例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停了一站。米德是位于哥伦布市以南一小时车程处的一个造纸小镇，弥漫着臭鸡蛋味。初来乍到的人抱怨这股恶臭，但本地人却喜欢吹嘘说这是钞票的甜美味道。巴士司机是个五短身材、肥肥胖软的男人，穿着内增高鞋，打着软趴趴的领结。他把车停在车站旁边的小巷里，宣布休息 40 分钟。他想喝杯咖啡，可胃溃疡有点犯了。他打了个哈欠，仰头灌了一口放在仪表盘前面的粉红色药水。小镇另一头的大烟囱是这里迄今为止最高的建筑，又喷出了一股肮脏的棕色烟雾。你从好几英里外就能看见它，喷得像火山一样，快把尖顶都吹掉了。

巴士司机靠在椅背上，拉下皮帽遮住眼睛。他住在费城边上，觉得自己要是非得住在像俄亥俄州米德镇这样的地方，还不如开枪自杀算了。在这样的小镇上，连一碗生菜都找不到。这里所有人吃下去的似乎除了油还是油。要是让他吃他们那种泔水，两个月就得送命。他老婆跟她的朋友说他有个金贵身子，但她说这话的腔调让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同情他。如果不是因为胃溃疡，他一定会去前线和其他男人并肩作战。他会干掉一个排的德国兵，让她看看他有多他娘的金贵。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失之交臂的那些勋章。他老爷子有一次拿到了一张奖状，因为他在铁路上班，20 年来没有缺过一天勤。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每次看到自己病恹恹的儿子，就要唠叨一遍这件事。终于等到老头儿翘辫子的时候，他劝老妈把这张奖状粘在棺材里陪着尸体，这样他就再也不用看到它了。但她坚持把它留在客厅里，作为例子证明只要无惧小小的消化

不良，一个人这辈子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巴士司机期盼已久的葬礼差点儿毁于这么一张破纸引发的争吵。只有等这些退伍士兵到站下车，不用再看见这群闷蛋杂种，他才会快活起来。别人的功勋总是叫你恼火。

二等兵威拉德·拉塞尔坐在巴士后排，一路都在跟两个佐治亚州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喝酒。不过其中一个醉过去了，另一个吐在了他们的最后一罐酒里。他一直在想，等他到了家，他再也不会离开西弗吉尼亚的煤溪了。山里是有些糟糕的事情，但根本无法和他在南太平洋目睹的那些事相提并论。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岛上，他和所在小分队的另外几个人撞见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被日本兵活剥了人皮，钉在两棵棕榈树搭成的十字架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身体上，黑压压地爬满了苍蝇。他们还能看见这个士兵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一个大脚趾的残存部分上挂着他的名牌：枪炮士官米勒·琼斯。威拉德做不了什么，只能发个善心，从耳朵后面一枪打死了那个陆战队员。他们把他放了下来，用岩石掩埋，在十字架脚下。从那以后，威拉德内心深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一听见矮胖的巴士司机喊了声休息，受够了两个水兵的威拉德起身就往车门走去。在他看来，海军应该是部队里严禁饮酒的那一支。在他服役的3年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酒量好的水兵。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被喂了硝石，免得他们出海的时候发疯，互相乱搞。他在巴士站外面闲逛，看见街对面有家名叫“木勺子”的小餐馆。窗户上塞着一张白色纸板，上面打着35美分肉卷特餐的广告。在他离家参军那天，妈妈也给他做了肉卷。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他进去找了个窗边的卡座，坐下点了支烟。屋里摆了一圈架子，上面放着旧瓶子、过时的厨具和开裂的黑白照片，积满了灰。卡座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张褪了色的剪报，写的是一位米德镇的警官在巴士车站前被银行劫匪开枪击倒。威拉德凑近一看，发现日期是1936年2月11日。刚好离他12岁生日还有4天，他算了一下。除他之外，小餐馆里唯一的客人是个老头，坐在屋子中间的

桌旁，俯身稀里呼噜地喝着一碗绿色的汤。他的假牙就放在面前的黄油棒上。

威拉德抽完烟准备离开，一个黑发女招待终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从收银机旁边的一摞菜单中抓了一本递给他。“不好意思，”她说，“我没听见你进来。”威拉德看着她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和修长的双腿，发现她问他想吃点什么的时候，自己的嘴巴直发干。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哪怕在布干维尔岛鏖战正酣的时候也没有过。在她把点单送进厨房、给他端咖啡的当口，他脑中思绪万千——几个月前，他还确定自己一定会在太平洋中间一块雾气蒸腾、毫无价值的岩石上送命，可现在他还活着，呼吸自如，离家只有几个小时车程，面对着一个长得像墙上海报里的电影明星幻化成真的女招待。威拉德认定，那就是他坠入爱河的时刻。干巴巴的肉卷、烂泥一样的青豆和硬得像5号煤块一样的面包都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她端上来的是他这辈子最棒的一顿饭。可等他吃完回到车上的时候，连夏洛特·威洛比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巴士在亨廷顿河对面又停了一站，他找到一家卖酒的商店，买了5瓶陈年威士忌藏在背包里。现在他坐在前排，就在司机后面，想着小餐馆里的那个姑娘，搜寻着快到家的迹象。他还没完全醒酒。冷不丁地，巴士司机问道：“带回勋章了吗？”说着从后视镜里瞄了威拉德一眼。

威拉德摇了摇头：“只带回来这身瘦皮囊。”

“我想去参军，可人家不要我。”

“算你走运。”威拉德说。他们遇到那个海军陆战队员那天，岛上的战斗快结束了，中士让他们去找些能喝的水。掩埋了剥皮米勒·琼斯几个钟头之后，4个快饿死的日本兵从岩石堆里钻了出来，砍刀上带着新鲜的血迹，举手投降。威拉德和其他两个战友把他们往十字架带的时候，士兵们跪了下来，开始求饶或是道歉，他也搞不清楚是哪一

种。“他们想逃跑，”事后威拉德回到营地，对中士撒了谎，“我们别无选择。”他有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战友，成天在脖子上戴着一只用来挡飞弹的沼泽鼠脚。他们处决了日本兵之后，他用一把直剃须刀割下了他们的耳朵。他有一个雪茄盒子，装满了已经晒干的耳朵。他打算等他们重返文明世界之后就把这些战利品卖出去，每只 5 美元。

“我有胃溃疡。”巴士司机说。

“你没错过什么。”

“我不知道，”巴士司机说，“我倒是很想拿一枚勋章。或者好几枚。我觉得我肯定能干掉不少德国酸菜佬，至少够拿两枚吧。我手可快了。”

威拉德看着巴士司机的后脑勺，想到自己在船上忏悔了打死海军陆战队员帮他解脱之后，和那个阴郁的年轻牧师之间的对话。牧师已经受够了自己所目睹的死亡，受够了对着一排排阵亡战士、一堆堆残尸做的祈祷。他告诉威拉德，哪怕一半的历史是真的，那么这个腐化堕落的世界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你做好准备，进入来生。“你知道吗，”威拉德对司机说，“罗马人曾经把驴子的内脏掏空，把基督徒活生生地缝在驴肚子里，扔在太阳下，任他们腐烂？”那个牧师一肚子都是这样的故事。

“这他娘的跟勋章有什么关系？”

“想想看。你就像锅里五花大绑的火鸡，只有脑袋从死驴的屁眼里伸出来，蛆虫一点点把你吃空，直到你去见上帝。”

巴士司机皱了皱眉头，把方向盘握紧了一点：“这位朋友，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的是胸佩勋章荣归故里。那些罗马的家伙把人塞进驴肚子之前给他们发勋章吗？你是这个意思吗？”

威拉德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按照牧师的說法，只有上帝才能明白人类的行为。他舔了舔自己干干的嘴唇，想起了背包里的威士忌。“我的意思是世界末日总要到来的，每个人最后都要受罪。”威拉德说。

“哦，”巴士司机说，“那天到来之前，我还是想拿到我的勋章。见